

# 地心 烘炉

13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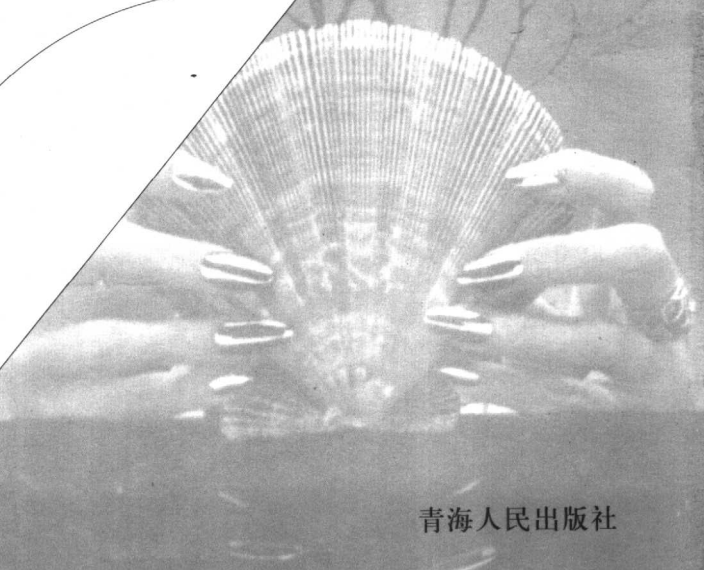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# 地心烘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13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⑬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  
发行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## 序 言

《地心洪炉》应该是紧接着《透明光》的，在编排次序时忽略了这一点，所以次序略有差别。

这个故事，在重校之时，感到突出了“权力令人疯狂”这个概念，很有意思。连卫斯理也“未能免俗”，一想到自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，几乎濒临发狂的边缘，以后再被敌人所趁，吃了不少苦头。

地震和火山爆发，始终是地球的极大祸害，在《地心洪炉》写成之后，地球上著名的地震，是中国的唐山大地震、墨西哥大地震，死伤的人，都以万计，是生命财产损失的最大自然灾害，而人类对这个大祸胎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预测它何时发生，而无法防止。

是不是地球终于会毁灭在这个地心祸胎上呢？

卫斯理

一九八六、八、廿七

## 第一部：南极探险专家

我自己虽然一事无成，但是在我的朋友之中，却不乏有许多是成名的人物，张坚就是其中之一，他是一位著名的南极探险家，在两极探险界中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。

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，他突然来到我的家中。他的出现使我感到极其意外，但是我却是衷心地欢迎他的来到。

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我为了王彦和燕芬这两个不幸的人，究竟是生是死这一问题伤透了脑筋，在精神上十分忧郁。而张坚则是一个坚强不屈，在他的眼中看来，没有什么叫着“不可能”的人。和这种人长谈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能使一个失望的人，对所有的事，重又恢复信心。张坚来到的第一日，我们便几乎不停在说话、喝酒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到了将近黄昏的时候，张坚握着酒杯，转动着，忽然叹了一口气。

我定定地望着他，叹气不是他的所为，而如果他也叹气的话，那一定是有着什么极其为难的事了。

我立即又想到，这时候，正应该是他在南极冰天雪地中工作的时候，何以他会抛开了工作，而来到这里？抛开工作——这又不太像张坚了。

我问他：“你的假期提早了么？”

张坚愤然道：“没有，我是被强迫休假的。”

我愤然叫：“是哪一些混蛋决定的？”

张坚苦笑道：“是探险队中的几个医生。包括史沙尔爵

士在内。”

我又呆了一呆：“医生？你的身体很壮啊，莫非那著名的内科专家发现了你有什么不对劲么？”

张坚工作的探险队，是一个真正的“国际纵队”，各国人都有，随队的几个医生，也都是世上最有名的专家，史沙尔爵士便是其中的负责人，而张坚则是这个探险队的副队长。

如果说探险队的医生强迫张坚休假的话，那就是张坚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了。

张坚站了起来，双手挥舞着，以致杯中的酒都溅了出来，道：“我非常强壮，我强壮得像海象一样，我的确看见那些东西，我仍然坚持说那绝不是我的幻觉，南极的冰天雪地，不能使我产生任何幻觉，我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了，我不需要休假！”

从张坚的叫嚷中，我知道事情绝不是我所想象中的那样简单。

我连忙问道：“你见到什么了？”

张坚睁大了眼睛：“你信不信我所说的话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自然相信，再怪诞不经的事我都相信，因为我深信人类的知识贫乏，十分普通的事，人类便认为无可解释了。”

张坚坐了下来，大力拍着我的肩头：“我不去找别人，只来找你，可知我眼光不错。”

我又问道：“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，可是南极有隐身人出现么？”我仍然是念念不忘王彦和燕芬，事隔几个月，他们

到了南极，也不是没有可能之事。

但张坚却瞪大眼睛望着我：“隐身人？不！不！不是什么隐身人，倒像是来自别的星球的外星人。”

我耸肩笑道：“那更不足为奇了，地球以外，别的星球上也有高级生物，他们来到了地球作客，那又何足为奇？”

张坚苦笑着：“如果史沙尔爵士像你一样，那我不必休假了，可是这老顽固却坚持我所看到的東西，只是幻觉。”

我也大力在他的肩头上一拍：“喂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拖泥带水的了？你究竟见到了什么？快说！”

张坚双手比划着：“一座冰山——”

他才讲了四个字，我便忍不住大笑起来！

在南极看到一座冰山，那简直是太普通的事了，而居然就认为是“幻觉”，那么需要强迫休假的不是张坚，应该是随队的医生了。

张坚瞪着我，将杯中的余酒一饮而尽：“你别笑，还有下文！”

“还有什么下文，一座冰山就是一座冰山，难道冰山之中，还有东西么？”

“就是还有东西！”张坚面上的神情，就像是中了邪一样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大声叫着。

我又按住了他的肩头，令他坐了下来：“慢慢说，什么东西？冰山之中有什么？”

张坚举起酒瓶，又倒满了一杯酒，一口气喝去了大酒杯，才道：“这一座冰山并不大，但是却与众不同，它晶莹剔透得如同水晶一样，简直一点瑕疵也没有……”

我忍不住举了举酒杯：“张坚，祝你退休之后，成为一个诗人。”

张坚大声道：“我不是在做诗，我只是尽量在向你形容当时我的所见，使你有身历其境的感觉！”

我闭上了眼睛，尽力使自己如同置身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之中。我一生之中，旅行过许多地方，在赤道国厄瓜多尔，曾经逗留过一个月，也曾在阿拉斯加以北的渔村中生活过，但是我却没有到过南极。

这时，我所想象出来的南极，当然是电影上、画面上所看到的那种，我尽量使自己置身其中，而张坚的话，却引得我一步一步，走入我想象中的南极。

“那是一座高约二十公尺的冰山，透明得使人吃惊，探险队人都出去工作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营地整理着资料，我们的营地不远处，便是我们凿开原冰而形成的一个湖，在海中心，在冰中心的一个湖，大约有一英亩那么大小，那是供研究南极海洋生物之用的，那座冰山，便突如其来地从那个湖中冒了出来。”

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，忽然，我觉得事情不对头，我忙一挥手：“且住。”

张坚向我翻了翻眼睛：“你别打断我的叙述，好不好？”

我忙道：“但是我如果发现你的叙述有不合理的地方，难道也不能发问？”

张坚苦笑道：“我刚开始，便已经有了不合理的地方了么？好，你问吧。”

我道：“你刚才说，在你们营地之旁，是一个湖，那个

湖，是你们凿破冰层，引出海水而成的，而四面仍全是厚厚的冰层，是不是？”

张坚道：“是的。”

我像是获得胜利似的挺了挺胸：“那么请问，你看到的那座冰山，是从冰上滑过来的么？”

张坚大声道：“不！”

我“哈哈”笑：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张坚怒道：“卫斯理！我告诉过你，它是突然出现的，突然——”他的声音放软了些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想是从冰层下浮过来，到了我们的营地附近，冰层已被凿穿，它就浮起来，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说下去。”

张坚继续道：“当我的眼前，忽然出现了一座大冰山之际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，这是我在南极生活了许多年，从来也未曾遇到过的事，但我还很高兴，因为那冰山是突如其来的，这对冰层下面，海水的流向，可能是项极重要的资料，于是，我冲了出去……”

“我到了那座冰山的旁边，才觉得有一些不对头，冰山的中间，有一块黑色的东西。”

“那一大块黑色的东西，乍一看，像是一只极大的海龟，被冰山冻在里面，但是当我仔细看去的时候，便发觉那不是一只海龟，而是一艘小型的潜艇！”

我听到张坚讲到这里，不禁问：“一艘小型潜艇，朋友，你可曾看错？”

张坚摇头道：“那是一艘潜艇，被约莫三公尺厚的冰冻

在里面，我正在奇怪，何以潜艇会结在冰当中，像是小虫在琥珀中一样，突然，有亮光从那艘小潜艇的一扇小圆窗中，射了出来！”

我想问张坚，他当时是不是正在发高烧，但是我看到他一本正经的神色，不忍再取笑他。

张坚续道：“我吓了一跳，以为那是太阳在冰上的反光，但是却不是，那闪光自那艘潜艇的小窗口中射出来，闪几下，又停几下，我立即看出，那是以摩士电码发出的求救的信号：SOS，SOS。在那艘潜艇之中，还有人生存着！”张坚的气息，粗了起来。

他喘了几口气，继续向下说去：“我立即回到帐幕中，取了一只强烈的电筒，也打着摩士电码问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何以竟会不由自主，发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问题来的。我得到的回答却是：快设法破冰，解救我们。”

“基地上没有别人，我一个人吃力地搬动着破冰机，发动了马达，破冰镐急速地旋转。”

“那座冰山发出可怕的声音，轧轧地震动着，当破冰镐的镐尖，越来越入冰山的时候，冰山出现了裂痕，它不再那样地晶莹澄澈了，二十分钟后，它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声音，碎裂了开来，成了千百块。”

“那艘潜艇，展现在我的面前，那是一艘样子非常奇特的潜艇，是圆形的，我刚停止破冰机，潜艇的圆盖打开，一个人露出了上半身来，他身上穿着潜水人所穿的衣服，我只看到这个人的身材，十分短小，像是一个侏儒，他向我

招了招手，喊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，便缩了进去，那圆盖也盖上了，那潜艇——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我已经道：“那潜艇又潜入了海底下去了？”

张坚瞪了我一眼：“你和所有人一样，都猜错了，自那潜艇的底部，忽然冒出起了三股浓烟，那艘潜艇，以我从来未见过的速度，冲天而去！当浓烟散开时，潜艇已不见了。”

我望着他，对他的话不作任何评论，因为我实是无从置评。

如果要我发议论的话，那么我一定同意史沙尔爵士的意见。可怜的张坚，他在冰天雪地的南极，工作得实在太久了。他没有见到从冰湖之中冒出一条美人鱼来，那还是他的运气。

我可以相信一切怪诞的事情，如果张坚说：一只飞碟飞下来，又升上了半空，或是一只潜艇（就算它是冻在冰山之中的），突然出现，又潜入了海底，我还有考虑的余地的。

可是他说的却是一艘潜艇，飞上了半空！

我一面望着他，一面缓缓地摇头。

张坚十分敏感，他一看到我摇头，便大声道：“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忙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你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我就有责任陪你好好的玩，你想玩什么？”

张坚的手紧紧地握着酒杯：“我想到游乐场中去骑木马

——但是你不首先告诉我，我所讲的一切，你是不是相信！”

我站了起来：“张坚，你要知道——”

张坚大喝道：“信，还是不信？”

我觉得十分尴尬，如果我说相信的话，那我便是欺骗了朋友。而如果我说不信的话，那便使得张坚大失所望了。

我正在犹豫难答，而张坚的面色，也越来越难看之际，突然门铃声大作，老蔡才将门打开，便听得一人叫道：“急电，急电，快签收。”

我连忙走了下去，急电是张坚的，我高声将张坚叫了下来，张坚签收妥，拆开了电报，电文很简单：“营地有急事，急返，尽一切可能快。史谷脱。”

史谷脱就是张坚那个探险队的队长。

我耸了耸肩：“你骑不成木马了。”

张坚喃喃地道：“究竟是什么事情呢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要我陪你去走一遭？”

张坚点头道：“你多少应该准备一下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准备什么？带上一件免浆免烫的衬衫？”

张坚也不好意思起来，他道：“别怒气冲天，卫斯理，我保证你不虚此行。到了之后，我派你做最轻松的工作。

我瞪着眼道：“派我做什么？放企鹅么？”

张坚一面笑着，一面拉着我向外走去。我怀疑他的祖先之中，一定有一个是南极附近的人，要不然，何以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他，一旦有了重回南极的机会，便兴奋得像一只猴子？

我们直赴机场，在途中，我才知道张坚是一下飞机，便到我家中来的，他根本未曾打算住酒店，所以史谷脱队长找他的电报，才会发到我家中来。

我们在机场等候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张坚通过他特殊的关系，就在这一小时中，替我弄妥了我到南极去所需的一切证件。几个国家的副领事特地赶到机场来，他们对张坚的态度十分恭敬。他们如此尊重一个在科学上有成就的人，想起我刚才心中将他比作一只兴奋的猴子，不禁歉然。

我们所搭的飞机，一到檀香山，张坚便和我直赴当地的空军基地。

张坚显然是空军基地的常客了，连守卫都认识他，对他行敬礼，但却瞪着眼，在我身上上上下下，检查一遍，才肯放行。

而且，在进了基地之后，张坚可以直闯办公大楼去，我却被“招待”在“贵宾室”中。“贵宾室”中的一切称得上美仑美奂，现代化之极，但可惜门口却有佩着手枪的卫士在不断来回踱步，那使我觉得我是在一间十分华丽的囚室中！

我等了好久，才见张坚兴冲冲地跑了进来：“行了，一切都就绪了，我们向南飞，中途停留在托克炉岛、斐济岛，然后在新西兰再停一停，便直飞南极，这条航线你熟么？”

我一肚子是气，大声道：“我当然不熟，但是我相信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毛病，我还可以将你的灵魂引到南极去的。”

张坚在我的肩头上，大力拍着：“别冲动，我的好朋友。”

他拉着我走出去，一辆吉普车驶到了我们面前停下，张坚首先跨了上去，我也上了车，车子向前驶出，不一会，便到了机场。

吉普车在一座飞机库面前，停了下来，我看到飞机库中停着两架双引擎的小型飞机。

我一眼便看出，这两架飞机，是保养得极好，性能极佳的，时时在使用着的飞机。

张坚望着我，“怎么样？”

我点了点头道：“飞机还不错。”

张坚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基地司令员的座驾机，他肯借一架给我们，你只是说‘不错’？”

我不能不佩服张坚的神通广大，若是我冲到这里来，向司令员提出，要借他的座驾机一用，那不被人当作疯子才是怪。

我下了车，两个机械师迎了上来：“是你驾驶飞机么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要注意什么？”

机械师道：“一切都好，这是两架我们最注意的飞机，你想想，这飞机要是照顾得有疏忽——”他用手在颈上一划，不再说下去。

我笑了笑，爬进了机舱，走到驾驶室内，检查了几个要点，便证明机械师所说的话不错，我又退了出来，这时，机械师已在下令，将飞机拖到跑道上去了。

我穿上了驾驶衣，张坚笑嘻嘻地望着我：“卫斯理，我早就说你行的。”

我也望着他笑着，但是我的心中，却不怀好意，我决

定当飞机飞到大海上时，玩一玩花样，来吓吓他，看他是不是那样轻松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飞机的引擎怒吼着，飞机在跑道上向前冲去，我不等飞机在跑道上驶到规定的时间，便扳动了升降机，飞机一昂首，便已升空了。

在飞机升空的时候，我看到跑道旁边，有几个空军军官，正在向我打手势，在称赞我的驾驶飞机技术。我心中也十分得意，因为我未曾驾驶飞机许久了，但居然还有这样的成绩。

我用心驾驶着，一直到托克卢岛，才渐渐降落。

托克卢岛是一个只有军事价值的小岛，我们降落，也只是为了补充燃料而已。

由于我心情好，所以我也放弃了恶作剧的念头，晴空万里，铁翼翱翔，顿时使人的心胸也为之开阔，捉狭的念头，自然而然地打消了。

我们一直飞到了新西兰，都十分顺利，在离开了新西兰，继续向南飞去之际，张坚的心情变得更好，因为那已接近他喜爱的南极了。

等到气候变得相当冷，向下看去，海面上已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浮冰的时候，张坚更是忍不住哼起歌曲来。

他坐在我的身后道：“照航程来看，再过两小时，我们便可以到达了，在我们营地的附近，有一条凿在冰上的跑道，你降落的时候可得小心，那条冰上跑道，是考验驾驶员是否优秀的地方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以为你可以和探险总部作无线电

联络了。”

张坚坐到了我的身边，熟练地操纵起无线电来，可是过了几分钟，他面上现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神情来：“怪啊，为什么无线电波受到如此强烈的干扰？”

我道：“或者是极光的关系。”

张坚道：“不会的，极光的干扰，没有如此之强。”

我道：“那你继续地试吧。”

张坚无可奈何地答应着，我则继续操纵着飞机，向南飞去。

那天的天气极好，可见度也十分广，突然之间，我看到仪板上的雷达指示器上的指针，起了极其剧烈的震动，那通常是表示前面的气候，有着极大的变化，例如有龙卷风正在移近之类。

可是，如今，天气是如此之好，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就在我想将这一点讲给张坚听的时候，我们的飞机，突然剧烈地震荡了起来，我和张坚两个人，竟不能控制地左摇右摆。

约莫过了一分钟，我们的飞机才恢复稳定，张坚面上变色：“卫斯理，你在捣什么鬼？”

我已无暇和他分辩了，因为我已经觉出，事情十分严重，一些我所不知的变化，正在发生中。

首先，我看到前面的海水，像是在沸腾一样！

而在沸腾的海水中，有一股火柱，不断地向上涌了出来。

那股火柱涌得并不高，只不过两三丈，但是那却使火柱四周围的海水沸腾。同时，火柱的顶端，冒起一种浓绿色的烟来。

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样浓绿色的烟。这时，连张坚也呆住了。

我们两人呆了好一会，张坚才问我：“天啊！这是什么？”

我忙道：“这里已接近南极了，这里的一切，我正要问你。”

张坚不再出声，他开动了自动摄影机，在他开动自动摄影机，去拍摄眼前那种奇异的迹象之际，我发觉我们的飞机，已经到了七千尺的高空——那是仪板上的高度表告诉我的。

除非是高度表坏了，要不然，就是我们的飞机，在自动地升高，而且是以十分快的迅速在自动地升高，因为我本来的飞行最高度是两千尺。

我想令飞机下降，但是没有可能，飞机平稳地，但迅速地、顽固地向上升去。